

馴悍記

世界著名愛情故事之一——卡德蘭原著 曹元朗譯





世界名著・愛的故事之十一

馴悍記

卡德蘭／原著・曹治南／譯

駙 悍 記

世界名著・愛的故事⑪

著 者	卡 德 蘭
譯 者	曹 治 南
出 版 者	明 遠 社
	香港英皇道651號十樓
	電 話：H 6 1 6 6 8 3
發 行 所	明 遠 社
	香港英皇道651號十樓
	電 話：H 6 1 6 6 8 3
印 刷 所	建明印刷廠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651號二樓
定 價	港幣6元 外埠美金1.5元
初 版	1 9 8 0 年 2 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港澳及海外版權係本社向臺北長橋出版社購得

第一章 一七九四年

他戴著青色的面具，冷漠地望著舞池。

在水晶吊燈的照射下，整個屋子像是七彩絢麗的萬花筒。屋裏的人都是應邀參加「羽化幻境」化粧舞會的貴賓。這種舞會無可避免的會有上打的埃及豔后、一群古代的弄臣，以及為數衆多的伊利莎白式翎毛髮飾。

舞池裏，一對對男女隨著迴廊上樂隊所奏的音樂婆娑起舞。他輕蔑地望了他們好一會兒，才愕然地對身旁朋友說：

「我還以為你帶我參加的是個高級舞會呢！」

「是啊！沒錯啊！」

「這些女人，難道不是些娼婦？」

「當然不是！她們都是來自上流社會，出身高貴的大家閨秀。」

「我簡直不敢相信。」

戴青色面具的人說著，卻不再打量那些天鵝絨面具下噉起的櫻唇，那些遊梭閃爍的目光，以及粉頸上成串的珍珠項鍊。

他的注意力被透明簾幔後隱約可見的景象吸引，尖端呈粉紅色的乳房、圓潤適中的臀部、粉雕玉琢的大腿，透過欲遮還顯的簾幔，構成一幅令人心跳的場面。

「我真的是在英國嗎？」終於，他如夢初醒地歎道。

他的朋友笑了。

「你離開這兒太久了。慢慢你就會知道，這裏一切都有很大的變化，許多事情真是每下愈況呢。」

「當年我出國時，」青色面具說：「女人都非常溫柔、謙和，不但能謹守婦道而且很順從丈夫。」

「這些早都過時了。」他的朋友繼續說。

「今天的女人可不是弱者了。她們參加賽馬、賽車，參加射擊俱樂部，組織女子板球賽。皇家公主還踢足球呢！」

「老天！」

「她們自認跟男人一樣，處處唯恐落在男人之後。」

「我注意到好像沒有人擦粉。」

「哈！現在男女都一樣，大家都不擦粉了。謝天謝地！當然這要歸功於威爾斯王子提倡的『重返自然』口號。」

「這是到目前為止，我們所談論的唯一令人高興的事。」青色面具說。「但是對女人來講，可就難說了。」

「這種新的時尚，」他朋友眉飛色舞地說：「需要點犧牲精神呢！」
他用手勢加強語氣。

「過去那種高貴雅緻的女性早已消失無踪。現在的女人把一頭長髮挽到後頭，又小心的梳成一副蓬鬆浪漫模樣，脖子上還綁了根鮮紅的天鵝絨帶子，真不曉得她們在想些什麼？」

「我想這種勒死人的打扮可不見得好受。」青色面具說。

「好傢伙！我們做過很多不好受的事，結果還不是繼續做了下去！」

他看看同伴，做個鬼臉。

「現在很多長裙幾乎把整個乳房都露出來，或是用近乎透明的料子縫製，叫人一覽無遺。」青色面具沒有回答，仍然俯視著舞池中的男女。舞池略微低陷，舞曲的節奏漸趨瘋狂，大家的動作也變得誇張起來。

「也許你認為我跟不上時代了」他說了一半，突然停下來。

在這悶熱的六月夜晚，連接花園的法式落地窗是開著的。這時，很令人意外地，從外頭走進一匹黑馬。

一個乍看似乎全裸的女人騎在馬上，全身只有垂至腰際的金紅色長髮半遮半掩着。

等她靠近時，才發覺她所坐的銀白色墨西哥式馬鞍，前後兩頭都高了一截。

她的長髮經過巧妙梳理，大家只看到她裸露的雙腿與雙臂。

她火辣辣地跨坐馬上，那雙碧澄而精靈的大眼睛彷彿佔據了整個臉龐。青色面具總算定了下神。

「我的老天！這是何方神聖？」

「嘿！」同伴回答，「她就是大名鼎鼎的羅琳達·康波恩小姐，我們這兒最刁蠻淘氣的女孩

。」

「難道她也出自名門？」

「她父親是康波恩與卡迪斯伯爵。」

「如果她父親還有點知覺，早該把她痛揍一頓，帶回家好好管教。」

「她父親恐怕很難跟她碰個面。因為他從早到晚泡在牌桌上，頭都難得抬一下。」

「他是個賭鬼？」

「百分之百的老賭鬼。」

「這女孩多大年紀？」

「我想她應該是二十歲。她風靡聖傑姆斯地方已有兩年之久了。」

「她真這麼受歡迎？」

「你怎麼這麼不開竅？她是做了些令人非議的事。我也不否認，她是有點離經叛道，令人側目。但是，至少她具有超乎凡人的美貌，令人蝕骨銷魂的美貌。」

青色面具不再搭腔，一瞬不瞬地看著蘿琳達小姐騎著雄壯的黑馬，在舞池裏繞著。

舞會頓時停下來，大家都向她鼓掌。所有的男人都瘋狂地叫嚷著，替她打氣。還有人在她經過時，將鮮花扔在她身上。

「他們在懷特俱樂部打賭，賭她不敢裸體來參加。」他告訴青色面具。「好了！現在她不但贏得賭約，還有一大筆錢也得轉手了。這是她一連串荒唐的惡作劇之後，又一傑作。」

蘿琳達小姐在場裏繞了兩圈，向喝采的觀眾致意後，就像她來時那般令人意外地，從落地窗隱入花園。

「這不會是我們最後一次看到她吧？」

「嘿，當然不是。這位大小姐還會再回來，參加一些狂歡節目。她可是什麼都不在乎。她會最後一個離開這裏。」

「她也喜歡這樣的舞會？」

回答似乎帶著鄙夷。

「很顯然的，這是她打發時間的方法，每晚參加舞會、酒會，狂歡作樂。而且每當她玩夠要走時，總留下一串破碎的心。」

他頓了一下，繼續說：

「蘿琳達小姐的故事太多太多了。最近一次是跟昆士伯利侯爵。」

「老天！那老山羊還在玩這種遊戲？」青色面具插嘴道。

「只有死神才能讓他不再好色。我剛才說，嗯，他還扮演過希臘神話巴利斯的角色，裁決金

蘋果究竟該給那一個美女。」

「三個女神爭著要金蘋果——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沒錯。」

「她們都是一絲不掛？」

「當然囉。」

「其中之一是蘿琳達小姐？」

「我也是這麼聽說。」

「然後他和她就勾搭起來了？」

「順理成章的。我還要說她的是她既勇敢又任性。通常很少女孩會像她這樣，沒有人能夠忽略她。」

「或是低估她。」青色面具譏諷地補充。

「我覺得我應該把你介紹給她。」他的同伴笑著說：「讓她見識一個不爲她美貌所惑的男人，或是一個絕不屈膝於她腳下的男子漢，這對她會有幫助。」

他頓了一下，又說：

「我剛看到威爾斯王子也來了。你跟我來，我給你們作個介紹。我知道他會很高興認識一個

國外回來的人。」

稍晚，青色面具在皇家餐廳用過晚點後，覺得舞池實在太熱，便漫步到花園裏。

微風輕拂枝頭，花香薰人欲醉；滿天星斗燦爛地閃爍著，構成一幅夏夜美景。

他舒暢地作了個深呼吸，想起當年在印度那種致命的酷暑，所呼吸的空氣是多麼的不同。

他孤零零地站著，突然聽到一個男人的聲音：

「看在上帝份上，你一定要聽我說，我愛妳！羅琳達，嫁給我！否則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青色面具凝神傾聽。

語氣中充滿著痛苦。

「嫁給我，羅琳達，讓我成為全世界最快樂的男人。」

「這是我拒絕你的第十次還是第十一次，愛德華？」

青色面具聽出說話的兩個人是在紫衫樹籬的那頭。

在夜色中，他無法從樹籬間的空隙望過去，但是他猜想他們是背靠著樹籬坐著，與他的距離

只有幾呎而已。

「我以前求過你，我還會繼續求下去——嫁給我吧！」

「而我每一次都拒絕了，愛德華，你真夠煩人。我要回舞池了。」

「不要走，蘿琳達，求你留下來，我保證不再煩你。我會做任何你要我做的事——任何事。只要你能多喜歡我一點。」

「我爲什麼要？如果我要隻哈叭狗，我寧願去買一條。」語氣中充滿輕蔑，接著很快迸出下面的字眼：

「你敢碰我一下，我再也不理你。」

「蘿琳達！蘿琳達！」絕望的叫聲之後，只聽得女人鞋跟踩著石板路迅速離去的聲音，留下那男人惱恨的呻吟。

青色面具知道這段對白結束了。

他朝著舞廳走去。

要認出蘿琳達小姐可是一點也不難，當他穿過落地窗時，就聽到她那歡愉的聲音，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她披了件鑲邊的騎士斗蓬，這是男人的裝扮，她可真敢穿。絨織馬褲下面是鑲有流蘇的長襪，明顯地呈露出纖柔的足踝。她那金紅色頭髮纏捲得像頂假髮，還俏皮地戴了頂翎毛帽子。

她戴了副面具。她那小而挺的鼻子，曲綫完美的嘴唇都呈現在外，略尖的下巴流露出一股傲氣。

她手上端了杯酒，當青色面具步入舞廳時，她正領著環繞在她週圍的人向舞會主人——一個面帶嘲弄，皮膚黝黑的中年人——舉杯祝賀健康。

主人也同時答謝敬酒的客人，他的眼睛却始終盯著羅琳達。敬過酒，他走到她身邊。

「我們到花園逛逛吧，我想跟你談談。」

他們就站在青色面具身邊，談話聲清晰可聞。

「我才從花園過來。」羅琳達小姐噉著嘴。

「如果你想跟我談情說愛，艾力克，我警告你，我可是一點心情都沒有！」

「你怎麼會懷疑我有這種企圖？」

「因為每個男人都在談這種事。」她反駁。「難道你們就沒有別的話題了？」

「他們這麼說過嗎？」

「我早煩透了！現在我對愛情一點興趣都沒有。你談些別的事反而讓我高興些！」

「難道你要裝出一副冷血的樣子？」

「不是裝，是好在！我們到餐廳去吧；我的肚子在抗議了！」

青色面具目送他們離去。

「我早告訴你她很漂亮，就是有點捉摸不定。」旁邊響起了聲音，原來他的朋友走了過來。

「是不是每個人都拜倒在她腳下，俯首聽命？」青色面具問道。

「沒錯，每個人都很聽蘿琳達小姐的話。」

「如果他們不聽呢？」

「她就不把他列入朋友的名單。這種放逐比開除教籍還嚴重。」

青色面具笑著說：

「我有個感覺，在我走後，你們全都喪失了價值標準，或者說，幽默感吧！」

舞會一直到東方的曙光劃破昏暗的天際，方才曲終人散。這兩個老友把馬車駛出車道，轉入大馬路。

他們駕的是輛四輪馬車，一名僕役坐在後座，兩匹品種優良的名駒在前頭拉着。

「玩得愉快吧？」駕車的人問。

他的朋友——現在卸下青色面具——笑了笑。

「真是想不到！我預料會有些改變，沒想到這麼離譜。」

「你說的是男的、還是女的？」

「王子首先就令我大感意外，他變得好胖。他那批酒肉朋友也令人生厭。」

「沒錯！」駕車的人接著問：「那你告訴我你對這些娘兒們的看法，你真是吃了一驚？」

戴了一晚青色面具的人微笑着。

「我向你保證沒那麼嚴重。只是當我想到這些低俗而毫無責任感的女人將成為我們下一代的母親時，難免一陣子難過。」

「那你想不想多少盡點心力？」

「你說呢？做些什麼好？」

「改造蘿琳達小姐！對任何男人來講，這都是最刺激的挑戰。」

「嗯，也許可能吧！」

「呵！有誰馴服過母老虎？隨便你賭什麼，我說這件事絕不可能。」

戴過青色面具的人沉默了一陣，緩緩的說：

「一千金幣。」

「你是說真的？」

他的朋友半信半疑的看著他，接著笑道：

「好，成交！這件事比我們賭注的份量還要難上十倍，我倒想瞧瞧你的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

馬車繼續行駛了一段路，駕駛手突然叫了出來：

「說了半天，你看！那隻母老虎可不是正在我們前頭！」

他指向前面，一輛黑色旅行馬車正朝著小山上的「西班牙旅館」駛去，車輛上雕飾著康波恩家族的圖樣。

如果不是前座馬伕和站立車後的僕役所穿的耀眼制服，這輛馬車也不會這麼惹人注意。

羅琳達僕役的制服和一般貴族所流行的藍色、青色、紫色不同，而是鑲有銀邊的白色制服。曾戴著青色面具的人好奇地注視著這輛馬車。

眼看馬車上了山頂，在通過「西班牙旅館」和收費站間的空地時，突然停了下來。

「怎麼回事？」青色面具的朋友詫異地望著，隨即大喊：

「老天爺！搶劫犯！羅小姐遇劫了！」

他猛力揚起鞭子，加速前進，正當此時，突然一聲槍響，只見站在馬車門口的一個男子仰翻跌落路旁。他的同伴快馬加鞭，全部逃之夭夭。

在他們追上這輛馬車之前，羅小姐的馬伕吆喝一聲，揚鞭絕塵而去。

他們倆人把車停在搶匪身旁。

搶匪四脚朝天躺在路旁溝裡，一隻手還拿著槍。

雖然他的臉被面罩遮住，卻給人一種猙獰可怖的感覺。紫紅色的血從他胸前緩緩湧出。

坐在馬車後座的僕役跳了下來。

「他死了，主人。」僕役輕聲說。

駕駛手用馬鞭輕觸愛馬。

「那不關我們的事。」他答道，隨即策馬前進。

一段沉默後，曾戴青色面具的人說：

「是她自己射殺了搶匪，還是有人和她一道？」

「當然是她自己射殺的。」他的朋友答道，「而且這也不是第一次了。」他興味盎然地繼續

說：

「你今天可看到了現代女性是如何保護她們自己的。以前就有人告訴過我，蘿琳達小姐怎樣對待搶匪和綁匪。現在我才知道他們說的一點也不假！」

他笑著說：

「她很顯然是在搶匪打開車門時開火的。她的僕從甚至不必傷一點腦筋，事情就過去了！」

「我還是不敢相信。」他的同伴評論道：「我們那時候的女人只會嚇得哭出來，期待強壯的

男人保護她們。」

「當然這種女人還是不少，如果你想要的話，尤其是你有錢有勢的話，她們還會纏著你不放